

# 爆料、恥感、虛泛語言： 臺灣流行文化中的師生「戀」 與 #MeToo 運動

文 | 楊芳枝 |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

從《人選之人—造浪者》（2023；以下簡稱《人選之人》）到民進黨被告發處理性騷事件不妥，以及其後續因應選舉快速處理所引起的媒體效應，引領、激發了這波的臺灣#MeToo運動。就如陳昭如和黃長玲（2023）所指出，臺灣的#MeToo與美國相較，媒體／輿論相對站在受害者立場，並且較為相信受害者的指控，這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受害者所指控的加害者作為，已經以耳語形式流傳已久，同時也是過去多年相關倡議者所累積的成果，更難能可貴的是，臺灣這次站出來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與美國#MeToo以名流揭露為主的現象有所差異。

在美國，研究#MeToo與媒體的學者，對社群媒體在#MeToo運動所占的角色抱持著正負兩面的看法。一方面，#MeToo運動是以社群媒體的特殊性所發展出來的，讓受害者可以以匿名或具名的方式在線上參與、呼

應自身被性騷或性侵的經驗，並因此獲得支持而造成風潮。但是另一方面，自媒體的特色卻也讓這些出來揭露的人必須面對網路上的仇恨言論與攻擊（Mendes et al., 2018）。在新聞媒體相關報導中，可見度（visibility）是沿著商業利益所發展出來的，也就是，沿著傳統（好萊塢）名流現象而發展。在臺灣，雖然#MeToo一開始並不是聚焦在名流，但其可見度卻也同樣是由商業邏輯所

決定。剛開始受商業電視劇《人選之人》啟發，並以政黨醜聞方式報導，到後來雖然引起各界的迴響，但從後續的報導中，可以看到可見度相當程度聚焦在政界、演藝界與網紅等名流。除此之外，沿著商業利益的結果是短暫性的，報導熱度持續了一陣子回到平靜後，彷彿一切銷聲匿跡，許多原來被爆料的人繼續回到其權力位置，若無其事地繼續掌握媒體（譬如朱學恒）。

在 2023 年這個所謂遲到的臺灣 #MeToo 時刻，「師生戀」——權勢性侵的爆料占了重要的位置，在修法的同時也引起許多爭議（廖元豪，2023）。而觸發這波 #MeToo 的電視劇《人選之人》即是以一位學生愛上老師，在半推半就的情形下被權勢性侵並且被裸拍的故事。大眾女性主義

網路媒體《女人迷 Womany》以「《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林奕含與《人選之人》張亞靜，同遇權勢性暴力，為何走向不同結局？」為題，劃出一段以師生戀為思考主軸的歷史轉折，提出臺灣脈絡對受害者看法的轉變，從林奕含的自殺到有翁文方（謝盈萱飾）「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好不好」的支持（女人迷原創製作所，2023）。這個以影劇／小說與真實交織所構成的歷史轉折，是由在其間許許多多高知名度、具指標性的事件累積而成，包括 2019 年的輔大哲學系教授同時與多名學生「交往」事件，以及 2022 年爆發的臺中資優班性侵案事件等等。林奕含事件其實也可以看成是一個轉折點，一個開始挑戰「師生戀」這個詞彙的轉折點。在訪談中，林奕含直指老師是「誘姦犯」，說明其長篇小說作品《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談的是「關於一個女孩子愛上誘姦犯的故事」（蔡易軒，2017）。在此，師生戀作為浪漫愛想像的意義被打破，讓後續的討論聚焦在將其重新命名與定義為「權勢性侵」。在這個過程，上述高能見度的事件以及後續媒體報導與讀者投書常常彼此呼應，相互指涉，譬如談臺中狼師事件時會以「台中房思琪」這樣的標題將事件作連結（Ying，2022）。這個相互指涉構連的過程提出了受害者所面對的汙名化與恥感，體制的壓迫，以及加害者的

面向與手段的分析，同時呼籲大眾要站在受害者的立場以支持受害者。這類的文章在林奕含事件後，如雨後春筍般的散佈在各種媒體，典型的論述包括勵馨基金會的「『你為什麼當年不說？』停止對性侵被害人的質問，破除社會的性侵迷思」等等（許馨月，2022）。這些倡議者的論述成為伏流，為當下 #MeToo 「師生戀」爆料奠定了相信並與受害者站在一起的基礎。

美國 #MeToo 媒體報導所建構的可見度，目前可以用曝光或「爆料（disclosure）」與掩飾、「反爆料（nondisclosure）」這兩種框架來描述與概括。社群媒體的爆料常常是以指名道姓的方式來指證並羞辱加害者（naming and shaming），雖然這些爆料是沿著商業利益路徑，強調中產階級白女人的經驗。然而，在新聞媒體報導中可以看到反制爆料框架的運作，加害者如何利用法律或是資源抑制爆料，藉此降低爆料者的可信度（Banet-Weiser & Higgins, 2023）。在臺灣，我們也可以用這兩種框架來說明師生關係 #MeToo 爆料的特殊性。然而，本文要指出的是恥感（shame）在爆料框架與反制爆料框架所扮演的角色。很多研究都指出恥感與自我認同和自我價值的連結，並將恥感看成是負面情緒，與

無力感、厭惡自我、受辱、丟臉、失敗與不足等等壓制自我認可的身體—情感反應。恥感是一種自我覺察（self-conscious）、自我反省（self-reflexive）的情感，當自我察覺、反省到無法達至社會常規時，不僅會引起心理與生理反應，同時會以修正自己行為或是掩蓋的方式達到與社會常規的連結。也就是說，恥感是一種關係性的情感，是自我期望與社會連結的情感機制（Weiss, 2010; Sedighimornani, 2018）。

在受害者的敘事中，對好女人與性的常規成為受害者恥感的來源，同時也成為加害者得以運用的資源。林奕含將這個恥感作為壓制爆料機制清楚地描繪出來——因為恥感，自尊心會將她的嘴巴縫起來：

最終讓李國華決心走上這一步的是房思琪的自尊心，一個如此精緻的小孩是不會說出去的，因為這太髒了。自尊心往往是一個傷人傷己的針，但是在這裡，自尊心會縫起她的嘴。（林奕含，2017，頁 52）

他發現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罪惡感又會把她趕回他身邊。（林奕含，2017，頁 52）

在這波 #MeToo 當中，我們再次看到恥感如何在不同的層次上被運用，並從而強化加害者的權力，成為加害者壓制爆料的手段。以《鏡週刊》報導師生戀系列為例，我們看到恥感作為維持權力不平等的重要手段。小淨說出恥感作為鞏固老師的文青、知識分子的優勢位階，老師運用文化資本讓受害者感到羞恥並將其放置在低下的位階：「那個傷害很幽微……他會嫌我穿衣服不得體……他往來的朋友都是文人雅士，我會覺得，天啊！我不能被當成花瓶，不能講話很草包，讓人覺得我沒有念書，我要更漂亮、聰明、言之有物……」。除了以缺乏文化資本所帶來的恥感摧毀受害者的自我，小淨「漸漸發現，李明璫向周圍友人塑造她是一位『情緒狀況出問題』『糾纏不休、得不到他所以想毀了他』的恐怖前女友……『我不能有情緒，否則我就會落入那個尚婆的角色』」（曾芷筠，2023a）。同樣的，在簡義明的例子，我們也看到：「他們想導向我想要情感報復，打算玉石俱焚」（曾芷筠，2023b）。

在此，我們看到恥感在「師生戀」運作的幾個面向。首先，林奕含檢討性的恥感如何運作在自我的形構上，讓加害者可以以恥感讓受

受害者閉嘴，這裡涉及我們文化對性的汙名化，認為性是骯髒的，特別是年輕女性更應該是純潔的，在此脈絡下，愛成為去汙名化的方式，成為房思琪的生存之道——說服自己愛上了誘姦犯。第二，我們看到了師生戀中權力的不平等是如何操作女學生的恥感而被複製與鞏固。小淨點出師生之間除了一般所認知的權力機制的的不平等外（譬如打分數等），還有文化資本與知識上的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可以被操作，用於鞏固加害者的優越位置，同時以恥感壓縮學生的自我。最後，我們看到恥感以當代文化中對女性——特別是資優生／好女性——的想像，來壓制爆料。這個文化所建構的「好女性」有著獨立自主、具能動性、自我負責、理性的女性形象。但同時與這個女性主義形象並存的是，女人是情緒化、不理性、愛報復與忌妒、無法替自己負責，因此是不可信的。恥感的運作就在這兩種社會對女人的矛盾規範中游移，一方面以女人的情緒化報復來汙辱女性並同時降低女人的可信度，進而壓制女性的爆料。另一方面，卻又藉「合意說」強調女性的主動性，主張身為獨立自主、理性的女人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在這兩種矛盾規範所運作的恥感下，我們看到，小淨為了維持理性女性的

形象，不能生氣更不能報復，只能承接他人的情緒。但同時，小淨也藉由這個反省與爆料指出了壓制框架如何以恥感作為自我構成的方式，繼續讓受害者維持沉默。

然而，這些以恥感作為壓制框架的語言並不是憑空生成，並不是無端作為自我主體形構與社會文化常規的連結。恥感是在特定的脈絡下被建構，就如同性別氣質一般。Banet-Weiser 與 Higgins（2023）在社群與新聞媒體的爆料與反制爆料框架外，以電視電影等虛構文本提出第三種框架：「虛泛（futility）」。虛泛並不只是無效或瑣碎的，同時還有黏著（sticky）、塞滿（clutter）的意思。也就是說，電視電影等虛構文本提供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瑣碎的概念與語言，但這些瑣碎的、看似無關緊要的語言卻會塞住、黏著，形塑我們對師生關係的思考。接下來，我將聚焦在電視電影對師生關係的再現，以恥感為切入點，探討何種語言／概念形構了在臺灣的「師生戀」。

華視新聞節目《真相急先鋒》在 2019 年 4 月 27 日播放的特集，以「不對等的愛，師生戀常是悲劇的開始」作為標題，探討輔大哲學系事件、房思琪／林奕含事件等

等，一方面從被害人觀點切入，另一方面卻也教導男老師面對女學生主動追求時如何自保。影片的後半段則介紹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 #MeToo，將臺灣的師生權勢性侵納入國際 #MeToo 的一環（華視新聞 CH52，2019）。在這集新聞節目中，影像召喚出在臺灣流行文化裡處理師生戀的重要指標腳本，包括《窗外》（1973）、《死神少女》（2010）、日本電影《老師！我可以喜歡你嗎？》（2017；以下簡稱《老師！》）。同樣的，在 2023 的這波 #MeToo 中也看到許多的評論都以電視電影作為指涉，包括《最佳利益 2－決戰利益》（2023；以下簡稱《最佳利益 2》）第二集、《人選之人》，甚至是《第 9 節課》（2022）。下列將以這些被指涉的影視作品為基礎，探討影視作品如何談論師生戀，如何定義恥感，動員恥感，其文化意涵為何。

流行文化在探討師生戀時，通常都是以悲劇或禁忌來描述。《窗外》、《最佳利益 2》、《死神少女》與《人選之人》皆可以列入悲劇師生戀的範疇，而《老師！》與《第 9 節課》在宣傳時皆強調「禁忌師生戀」，並以師生兩人的快樂結局收尾。然而不管是悲劇或喜劇，恥感都是推動戲劇張力的主軸，愛

情則是挑戰恥感的良方。

首先，師生戀作為「不對等的愛」是恥感的來源，而這不對等來自身分和年紀。儘管如此，上列影劇皆聚焦在師生間的「戀」，而非倫理。師生間的倫理是以阻礙（obstacle）的方式出現，在敘事過程中要被克服才能達成愛的完滿。《窗外》與《老師！》兩部影劇皆是女學生主動追求男老師，而男老師在一開始總是拒絕。但女學生利用男老師盡責的態度，要求額外的補課教學與相聚時間。在這過程中，男老師漸漸喜歡上女學生，可是礙於身分而拒絕女學生。最後，經過掙扎，男老師終於願意放棄自己作為老師的身分／事業，並承認對女學生的愛。然而，《窗外》的悲劇在於，老師因為愛上女學生而被迫轉職到鄉下，女學生則在母親的干預下，與另一位男子結婚，但因為沒有愛而動身尋找男老師，卻發現男老師因為她而墮落終至落魄一生。在《老師！》中，男老師一開始也是因為身分差異，而拒絕接受女學生的主動追求。戲裡一直強調的主題，是以女學生立場而提出的：「這世界上沒有哪個人是不可以喜歡的」，藉此挑戰禁忌師生戀的恥感。後來老師慢慢接受女學生的愛，卻也因此必須離開原來職位，等待學

生畢業。畢業典禮那天，他們的等待獲得正果。在此，我們看到社會常規所激發的恥感如何被想像與挑戰。女學生追求男老師的腳本核心，基本上是由女學生挑戰恥感，挑戰師生身分的社會規範。女學生認為愛是至高的理念，超越任何社會規範。男老師則是在女學生的主動下，被動地、慢慢地發現並回應對女學生的愛。《窗外》的悲慘結局是老師的一輩子／工作就被女學生毀了，而女學生的悲劇在於她失去了真愛。如果 1973 年的《窗外》訴說的是因挑戰師生關係作為社會常規而造成的悲劇，那麼，2017 年的《老師！》則宣告愛情的勝利：愛情不應該有身分之別，師生相愛的愛情可以克服一切，而且真愛值得等待。也就是說，真愛成為挑戰「禁忌師生戀」所帶來的恥感的解方。

同樣是女學生追求男老師，《最佳利益 2》則是女學生追求男老師不成而摧毀男老師的故事。在《最佳利益 2》，男老師是個認真盡責將自己奉獻給教育的人，當女學生主動追求卻遭拒絕時，女學生產生報復之心，連結同學製造影片控告老師性侵並上傳網路。在此過程，又以社群媒體以及輿論摧毀老師。男老師之所以可以獲得清白，是因為女學生的表現不像受害者：她沒

有顯現出任何的恥感，在被強暴後依然快樂的在臉書 po 食物文。這個沒有恥感成為破口，讓案情大白，然而因為老師的母親無法忍受輿論的公審，上吊自殺。男老師無法承受母親之死，最後以刀刺死女學生作為報復。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男老師—女學生的戀情故事，皆強調女學生的主動性與男老師的被動性。作為引誘者，女學生因為愛情而挑戰恥感，不顧一切地追求愛情，而男老師則是在老師身分與愛情間游移，最後體會到真愛，卻必須犧牲自己的工作來成就愛情。不同時代對愛情與社會規範的看法也帶來了悲劇與喜劇的差別。但是，如果老師沒有回饋愛情，則會因為女學生的被拒絕所帶來的恥感而遭到報復。我們可以說，這些都是挑戰恥感的女學生的故事。如果說社會要求女學生是被動的，純潔的，那麼這些戲強調的就是女學生的主動性，以主動性挑戰恥感。然而，只有愛情才能合理化超越社會規範所帶來的恥感。沒有愛情、被男老師拒絕所帶來的恥感成為女學生報復的理由。在此，我們看到恥感的運作。首先，如果師生戀是一種禁忌，其禁忌在於身分與年紀的差距，這禁忌所誘發的恥感可以被愛情打破。第二，

被所愛男人的拒絕才是女人的恥感，當愛情被建構成是女人的最終歸屬時，沒有愛情的恥感帶來的是報復。最後，完美受害者的形象應該是會因為性的汙名化而感受到恥感並因此隱蔽自我，必須表現出無法過正常日子的樣貌。在這些戲劇中，以女性追求愛情作為至高無上的理念，讓老師的權勢在這些故事中完全被淡化，甚至因為老師處於被動的位置而成為女學生求愛不成的受害者。

《死神少女》與《第9節課》相隔12年，談的是男學生與女老師的「戀情」，劇中男學生都家世顯赫、具主動性且強勢，女老師則處於相對被動的位置。《死神少女》是以探討青少年問題為主，並沒有特別著墨在師生戀的戀愛過程，第一集談的是男學生要求與女老師分手，強調他們的身分和年紀差異。女老師因為已經懷孕，在被告知分手後，仍將小孩生下來，但卻欺騙男學生小孩猝死並以此作為報復。男學生以為是自己害死自己的小孩，走不過自責的關卡而自殺。《第9節課》則是一位桀驁不馴的男學生愛上女老師，因此走向正途努力念書，中間經過母親反對，最後愛情戰勝一切，走向兩人在一起的快樂結局。這齣戲的宣傳著重在

挑戰愛情與性禁忌：「大尺度禁忌戀！18歲叛逆少年狂撩30歲成熟老師」、「最浪漫的課後輔導」、「床戲尺度大」、「最甜姊弟戀」。女老師在此以被追求角色出現，同時她的性感身體也一再被建構成男學生所凝視與想要擁有的客體。師生戀在此被解釋成姊弟戀，因為愛情所引起的學校對老師的處罰也都被建構成是愛情的阻礙，終將被克服。在這齣戲裡，一樣以愛情挑戰社會常規所帶來的恥感，更甚者，以愛情挑戰女大男小的恥感以及性愛的恥感。然而，這個挑戰女大男小的恥感卻是藉由性感化／客體化女老師的身體而達成。

這些流行文化所展現的是，文化腳本提供大眾思考「師生戀」的語言。師生戀不再是權勢性騷擾或性侵，而是戀愛，而且以愛情作為挑戰恥感的解方。只要是愛，什麼人都可以愛，老師也可以愛，沒有什麼可恥的。專業倫理在此以身分與年紀作為愛情的阻礙，是需要被克服與移除的阻礙。不管是女學生追求男老師或男學生追求女老師，老師都建構成是被動的，老師所占的權勢位置完全沒有被處理，甚至，會因為接受或不接受學生的愛而成為體制的受害者。當愛情成了女人至高的理想，女學生主動追求男老

師，如果男老師回應了女學生的愛，則是快樂結局，如果不成，則女學生心生恥感因而展開報復，而男老師則是女學生求愛不成的受害者。同樣的，女老師也會因為求愛不成而展開報復造成悲劇。男學生追求女老師則是以普遍化的愛情腳本，將老師身體客體化與性化，讓男學生取得上位，得以翻轉男大女小的傳統愛情腳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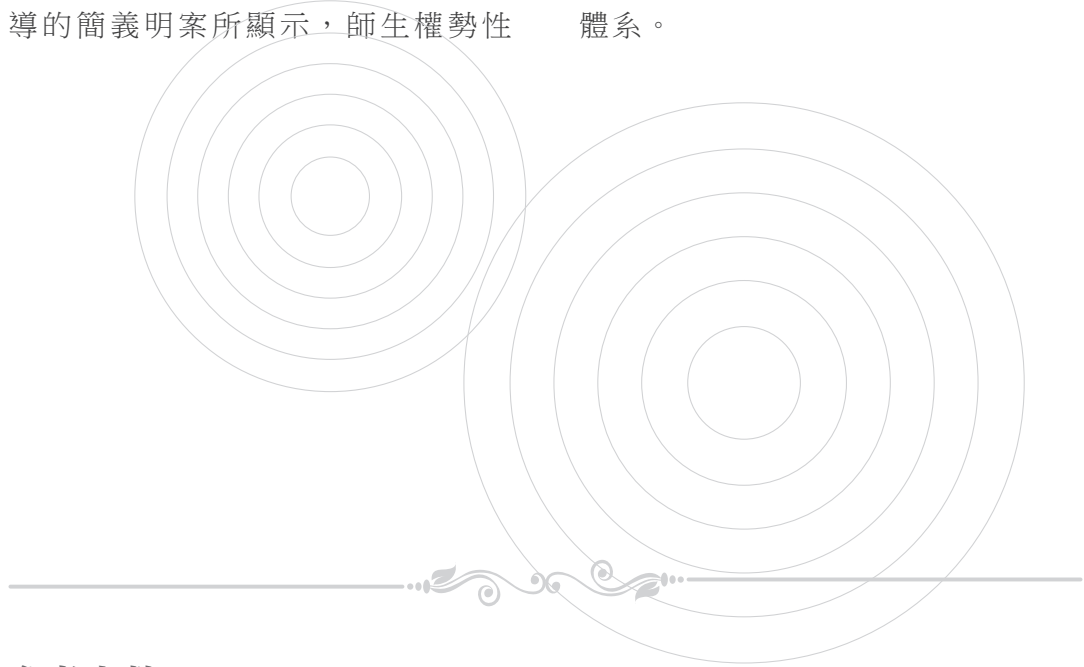
以《人選之人》所啟發的#MeToo運動提供了一個站在受害者的立場，敘述師生戀與性的恥感所帶來的對自我的傷害、受害者如何療傷找回自我，以及加害者如何運用其權勢建立壓制框架，在此同時也提出「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的女性情誼與支持。然而，上述的電視電影提供了我們理解加害者的壓制框架所使用的語言，包括將師生戀私有化為兩個人你情我願的合意愛情、愛情作為自我形構的最高價值、女學生得不到愛情即會以性侵或性騷作為毀掉老師的報復手段、女學生主動引誘老師、老師作為師生戀的受害者等等。如果是顛倒社會常識的男學生女老師的腳本，則必須將女老師性化與客體化。

在這個電視電影所提供的第三種「虛泛」的框架中，我們看到《人



選之人》提供了一個爆料框架的語言，讓不知名的受害者可以認同被汙名化的恥感與羞辱，並且挑戰恥感站出來指出加害者的所做所為。然而，大部分的影視文化，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以學生作為主動追求者而老師作為被動受害者的語言，以社會規範所建構的恥感，零碎的散播在流行文化，黏著在大眾意識當中。這些語言形構了反制爆料的組織文化，就如《鏡週刊》報導的簡義明案所顯示，師生權勢性

騷或是性侵被替換成「師生戀」，成為你情我願的合意關係，出來爆料的女學生是因為得不到愛情而報復，而男老師則是個有為青年，是事件的受害者（曾芷筠，2023b）。雖然《人選之人》為這波 #MeToo 提供了受害者可以使用的語言，並且將其中大多數人召喚到受害者的位置，但是，反壓制的語言與概念仍然深入文化社會，以零碎、重複散播的方式黏著在我們文化的思想體系。



## 參考文獻

- Ying (2022年8月19日)：〈【投書】一場遲來的 #MeToo：我所知道的「台中房思琪」資優班性侵事件〉。獨立評論 @ 天下。<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2649>
- 女人迷原創製作所 (2023年5月25日)：〈《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林奕含與《人選之人》張亞靜，同遇權勢性暴力，為何走向不同結局？〉。女人迷 Womany。<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31871>

林奕含 (2017) :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游擊文化。

許馨月 (2022 年 9 月 5 日) : 〈「你為什麼當年不說？」停止對性侵被害人的質問，破除社會的性侵迷思〉。獨立評論 @ 天下。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03/article/12709

陳昭如、黃長玲 (2023 年 7 月 21 日) : 〈遲來的 #MeToo 受害者公信力，正義能隨之而到嗎？〉。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sexual-harassment-belated-me-too-wave

曾芷筠 (2023a 年 9 月 2 日) : 〈【我們都是張亞靜 1】當老師劈腿情勒甚至揚言輕生 李明璁案突顯成年師生戀規範難題〉。鏡週刊。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30901pol002

曾芷筠 (2023b 年 9 月 2 日) : 〈【我們都是張亞靜 2】簡義明涉嫌騷擾多名女學生 師長摸頭：「不要影響他的前途」〉。鏡週刊。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30901pol003

華視新聞 CH52 (2019 年 4 月 27 日) : 〈真相急先鋒 | 【完整版】不對等的愛！師生戀常是悲劇的開始 ... 2019.04.27 第 11 集〉 [ 影片 ]。YouTube。https://youtu.be/uOlZB3nDsBs?si=qBg28DJdiOjjlmRj

廖元豪 (2023 年 7 月 22 日) : 〈大學師生戀可管，但不能亂管〉。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340/7317072

蔡易軒 (2017 年 5 月 6 日) : 〈16 分鐘「最後獨白」 林奕含：這是一個女孩子愛上了誘姦犯的故事〉。上報 Up Media。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4&SerialNo=16640

Banet-Weiser, S., & Higgins, K. C. (2023). *Believability: Sexual violence, media, and the politics of doubt*. Polity.

Mendes, K., Ringrose, J., & Keller, J. (2018). #MeToo and 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challenging rape culture through digital feminist activism.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5(2), 236-246. https://doi.org/10.1177/1350506818765318

Sedighimornani, N. (2018). Shame and its features: Understanding of sham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Studies*, 3(3), 75-107.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453426

Weiss, K. G. (2010). Too ashamed to report: Deconstructing the shame of sexual victimization. *Feminist Criminology*, 5(3), 286-310. https://doi.org/10.1177/1557085110376343